

隐喻化,象似性和任意性

◇王 凤,程 杰 [重庆邮电学院,重庆 400065]

摘 要:隐喻化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手段,也是人类语言进化的一种方式。隐喻化的结果体现在语言不同层面的象似性中。但象似性丰富了语言的理据却又模糊了语言的任意性。因此分析和研究语言的象似性比坚持语言的任意性更有实际意义。

关键词:隐喻化;象似性;任意性

中图分类号: G 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289(2002)04-0082-03

越来越多的讨论和研究已把人们对隐喻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不再被仅仅当作是语言使者或文学创作者所采用的一种实现有效表达的修辞手法,更重要的是,它被当成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手段。隐喻从本质上讲体现在大异小同的事物之间建立观念上的隐喻化的联系,将隐喻化的观念编译成语言便会极大地丰富语言的词汇,扩展表达方式,使得语言能够应付不断变化的世界。隐喻化的自然结果——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象似性——一方面使语言的任意性变得越来越暗淡;另一方面也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研究语言生成理据的新视角。

一、隐喻化的理据

首先,人类认知的发展使隐喻化成为必要。Mark Johnson 认为人类的认知在深层次上是隐喻的,人类大量的由经验中得来的概念是在隐喻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也由此而产生了人类的创造思维。人类存在的世界包罗万象,复杂多变,作为一个种系的人类或作为个体的儿童在遇到难以认识的事物时,很自然地求助于隐喻化和形象联想,亚里斯多德将其称作异中求同。在人类认知发展过程中,最先进入人的观念世界的总是那些有形的具体的事物,然后才有那些抽象复杂的概念通过参照和比较被认知,如下面连续体所示:

人→物体→过程→空间→时间→性质→关系等

这样,人们利用熟悉、简单、具体的思想和观念去理解新奇、复杂、抽象的思想和观念,将某一领域的知识投

射到另一领域,从而获得一致的概念化机制(coherent conceptual organization)。总之,“隐喻是将事件、活动、情感、思想等看作实体和物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化这一貌似简单实却复杂的过程将人类提升到灵长类之上,使之成为一种会思维的动物。

其次,语言的进化离不开隐喻化。语言的进化与认知的发展是一致的,语言的进化与认知的发展为基础,反过来又会促进认知的发展,巩固认知的成果。源于日常生活的认知结构是语言运用的心理基础。由于语言形式的有限性和意义的无限性,在形式和意义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所以人们便赋予一个语言形式更多的相关的意义。据统计,70%的词汇意义是隐喻化的结果。一种语言中的大部分词汇都有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指称意义和推理意义,一种形式可表达多种意义,一种意义可由不同形式来表达。语言的进化是双向的;一方面朝着形式的简约化;另一方面朝着意义的复杂化方向发展。隐喻化不仅给人们提供了外在世界的心理模型,而且也提供了意义系统的语言模型。如果没有隐喻化这一捷径来弥合有限语言形式和无限意义之间的鸿沟,任何一种语言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成熟程度。

此外,隐喻的美学功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R. E. Asher 曾讲到,隐喻最初产生于一种新的语言因词汇贫乏而造成的局限性,但随着语言词汇的丰富,隐喻便上升成为人们用以表达思想的一种文雅、优美的方式。

* 收稿日期:2000-12-11

作者简介:王 凤(1971-),女,重庆铜梁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讲师。

二、隐喻化的实现

传统意义上的隐喻是指一种修辞手法,即对具有相同特征的两种不同事物的暗含的比较,因而局限于词和意义的对应关系,而现代语言学对隐喻的研究已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它可以涵盖任何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即象似性(iconicity)。象似性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上,形成对语言任意性的反动。

语音隐喻化是指建立在音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摹仿自然声音的拟声词可谓音义象似性的最好例证。音位尽管被认为是语言最具任意性的一个方面,但有时也体现着和意义的某种对应关系,如低舌位和宽张口发出的元音可表示“大”,而高舌位、窄张口发出的元音可表示“小”,可比较英语单词“chop—chip”、“slap—slip”、“frope—freep”等。超音特征也可表义。描述快速运动的话语速度比较快,低沉的语调反映出说话者低落的情绪,重读词语获得强调含义,等等。意识到这种音义象似性对大多数语言使用者来说并不难,但要把它理解为隐喻化现象,并非每个人都愿意。笔者认为,这种音义对应和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象似性是一致的,也是语言进化过程中隐喻化的结果。

词汇隐喻化或隐喻词汇化是最普遍的一种。当一新事物产生并需要给予命名、解释时,人们一般不创新词语,而是利用原有词汇资源通过隐喻化给某个词附加新的意义。这一过程往往造成一词多义现象。一个词可能有原始意义和派生意义、中心意义和次要意义、指称意义和推理意义,而每对意义中的前者一般是该词的原有意义,后者则总是隐喻意义。在很多情况下,原有意义会消失,隐喻意义变成了中心意义,却又获得新的隐喻意义。意义的扩展和变化是永恒的。这一过程也基本遵循上面提到的连续体所体现的顺序,如:

my side → six sides of the box → on the left side
(人) → (物) → (空间)
→ to side with the stronger party
(过程)

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都有隐喻用法,但最常见的还是名词化(nominalization)和动词化(verbalization)。前者是将动词表示的过程和形容词表示的属性隐喻化为参与者,如:is shocked culturally → culture shock, mature skills → maturity of skills. 后者是将名词表示的参与者和形容词表示的属性隐喻化为过程中,如 a knife → to knife a man, a beautiful girl → to beautify

life.

语法隐喻化相对而言比较复杂。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象似性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如词序、词距、词的标记性及结构的对称性等等。

1. 词序。当一句话或话语产生时,其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基本是线性的。这些关系“在几乎所有的语言中被用来作为对不管是简单还是高度复杂的概念的象似性体现”。词序可能和现实世界中事物存在的顺序或事件发生的顺序相对应,如凯撒大帝所说,“Veni, vidi, vici.”(“我看见了,我来了,我征服了。”)词序也可以反映空间顺序,如“a trip from Sichuan to Henen”。词序还可以反映社会地位及社交礼貌等,如“you and me”或“me and you”,前者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后者则相反。

2. 词距。两个在距离上比较接近的语言单位,也在意义上可能比较接近。当一个名词中心词前有多个定语时,其顺序是按意义接近原则排列的,例如, six small brown leather cases. 另一个例子是动词的使役性。

(a) I killed the chicken

(b) caused the chicken to die.

在这两个结构中,形式上的差异体现了语义上的差异。句(a)中“kill”和“die”在形式上的距离明显小于句(b),而概念上的距离亦如此。句(a)中“kill”和“die”同时同地发生,而句(b)并非定然,还有一个例子是并列结构,

(a) black dogs and black cats

(b) black dogs and cats

这两个结构中,结构(a)中的 dogs 和 cats 是分离的,因而倾向于被理解为有对比含义,而结构(b)中的 dogs 和 cats 互相靠近,被当作属于一个整体且具许多共性,概念上的距离多种多样,而用于体现它们的语言形式也多种多样,但最常见的还是言语序列中某两个词之间的距离,即主要体现在切分成层次(segmental level)上,而超切成分层次(suprasegmental level)上的距离表意有待进一步探讨。

3. 长度及复杂性。一般而言,一个语言单位——词、短语、句子等——延展越长,其表意越丰富。语言形式上的长度与语义容量是对应的。同样,形式上的复杂性与概念的复杂性也是对应的。这涉及到语言的标记性(markedness)。非标记项一般形式简单,而标记项则带有附加的表达形式,比较复杂些。在表意方面,标志项是在非标记项意义基础上又增加了额外的意义。在

英语中,名词复数形式一般是在单数形式之后增加词尾-s;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是在原级后加词尾-er,-est或在前面使用 more,most;被动句要使用助动词 be、过去分词词尾-ed 和 by 短语,结构明显要复杂些;在表示否定、疑问、强调时,要使用各种助动词,即动词的标记项,结构复杂和语义复杂是对应的。

4. 结构对称。对称结构或平行结构是指同一或类似语言单位从左到右的重复,形式上的对称或平行的结构所表达的意义也应该是对称或平行的。在并列结构中,并列的成分在形式和意义上都是对称或平行的,如:(a) Jack hit Jim and Jim hit Jack. (b) Jack and Jim hit each other. 句(a)是对称或平行结构,是一个因果链;句(b)则不是,表示同时。在比较结构中,形式和意义之间也有象似性,如:

(a) *I am more sad than I am angry.*

(b) *I am sadder than I am angry.*

(c) *I am more sad than angry.*

(d) *I am sadder than angry.*

比较而言,前三句更常见些,因为斜体部分是对称的,而句(d)则少见。除以上列举之外,语法隐喻化还有许多其它的实现形式。美国功能主义语言学家对语法结构的生成过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语法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象似关系,这无疑会加深我们对语言的理解。

语篇隐喻化是指把整个语篇当作喻体,使之暗含某种相应的意义。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这种象似性超越了句子层面,它的运用和创造也需要语言使用者更高的技巧。Lawrence Sterne 在其 *Tristan Shandy* 中写了一段话专门来解释“离题”(“digression”),而他的这段话中却处处离题,这种形式和内容之间的隐喻对应使得这段话的主题不言自明。语篇隐喻化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视觉诗。要理解一首视觉诗主要要靠视觉而非听觉,因其诗行的设计和排列构成一种图像,而图像、意义和主题之间是象似的。

三、隐喻化和任意性

隐喻化现象在语言中是普遍的,在各个层面上都有体现。语言形式和语义之间的象似性作为隐喻化过程的逻辑结果,使得我们有必要去重新评价语言是任意的这一传统观点。现代语言的原则之一是语言在本

质上是非象似性的,即形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当然语言中的某些象似性成分也是得到承认的。但截至目前,为语言中所谓的象似性成分所提供的例证无非是拟声词。但这与语言作为一个整体的任意性比较而言,显得微不足道。可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宽的视角来观察语言,并能在拟声词之外发现语言不同层面上的象似性,我们对语言任意性所持的态度便不再会那么任意。自然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然后任其自由发展,因而世界逐渐丧失了神性。这一观点似乎也适用于语言。语言最初产生时,其中任意性的成分极大,然而语言按其自身规律发展,逐渐摆脱了任意性的束缚,因为有隐喻化过程不断给它添加象似性成分。可以说,任意性只适用于描述语言最初产生的情景,而一种语言的进化过程则更多地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隐喻化是一动态过程,永无止境,它不断地修饰、丰富语言,使语言的任意性变得越来越模糊。

四、结束语

象似性是语言内在的特征。语言事实上并不像人们过去认为的那样任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化造成的。这样看待语言有两方面的好处:对语言研究者来说,它可引起对语言本质更理性的思考,语言不仅是进化的产物,而且是进化过程本身;对语言学习者来说,它会引起语言学习方法的改变,即抛弃陈旧的死记硬背,去更多地分析语言成分的生成原理,因为一种语言现象背后总有它产生或存在的理据。

参 考 文 献

- [1] Asher R E, ed.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Oxford: Pergamon press Ltd, 1994.
- [2] Bolinger D, Sears D A. *Aspects of Language*. New York: Harcourt, 1975.
- [3]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4] Leech, Geoffrey N. *Style In Fiction*.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1.
- [5] 胡壮麟. 语法隐喻[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6, (4).
- [6] 宇全新. Anger 与隐喻[J]. 外国语, 1998, (5).
- [7] 赵艳芳. 认知的发展与隐语. 外语与外语教学[J], 1998, (10).

[责编:刘仲秋]